

第三十八章 收拾行囊逃難去

且不說傅萬程和柳家人如何議親，但說傅家二房連夜收拾好，次日趕早就帶著老母親搬出了傅府。

傅萬程沒來相送，和柳家的親事已定下，衛氏忙著安慰哭鬧不休的傅珍華，根本就顧不上他們。

傅柳兩家訂親，還有傅家二房另立門戶這樣的大事，安總管自會稟報給芳年。

芳年是真沒想到，傅珍華這一世居然會嫁進柳家，還不是髮妻，而是平妻，加上柳公子後院裡的那些女人不是省油的燈，傅珍華嫁過去後不會有好日子過。

她沉吟一會，向安總管打聽了二房現在的住處，得知離舉業巷不遠，還是前世裡的那間宅子，暗自點頭。

「王妃，可要老奴備些賀禮送給傅家大房？」

「不用。」她想都沒想，直接拒絕。

傅珍華想謀害她的事情還沒有跟她算帳，怎麼可能做戲讓別人看她們姊妹情深，現在他們二房和祖母已搬走，那傅府於她而言已經徹底沒了關係。

她倒真想知道，一番苦心算計，最後卻淪落到成為一個商戶子的平妻，傅珍華心中是何滋味。

「我娘家那邊同樣不要送禮。」元翼故意製造她不受寵的假象，她還是不要逞一時之快，壞了計畫。

安總管應聲退出玄機院。

四喜見芳年沒有注意自己，放下手中的東西，悄悄追了出去，「安總管請留步。」

「四喜姑娘喚老奴何事？」

「奴婢替我們王妃問問，王爺出門，幾日能歸？」

安總管眼睛閃了閃，垂眸答著，「老奴不知，王爺出門從不說歸期。等時候一到，自會回府。」

四喜有些失望，擠著笑容答謝，轉身進屋，一進內室就覺得有些不對勁，不光三喜直勾勾地看著她，自己的主子也用一種複雜的眼神盯著她。

「王妃，是奴婢多事，想著王妃天天思念王爺，於是擅自做主去問安總管，王爺幾日能回來。」說完，她極小心地偷瞄芳年的臉色。

芳年的臉色淡淡的，目光微沉。

或許前世裡有什麼東西被自己忽略了，要不是剛才三喜玩笑般提起，她都沒想起來，她的丫鬟們都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紀。

她的眼神梭巡著四喜的相貌，四喜長得比三喜好，標準的瓜子臉，清清秀秀的。

上輩子，四喜就常替她打探裴林越的行蹤，她還道是丫鬟忠心，哪知或許是裴林越一直不理睬自己，所以四喜只能嫁給裴府的下人，要是她與裴林越成了真正的夫妻，四喜會不會成為裴林越的姨娘？

她不知道，往事已矣，不會有另外一種可能，但現在四喜這般積極打探姓元的去向，她心裡極不舒服。

「妳做得不錯，只是王爺性子不好，妳以後少打聽，免得惹怒了他，我也救不了妳。」

她淡淡地說著，四喜垂首答應著。低頭間，髮間的紅色珠花全部顯現出來。極為豔麗，無比刺眼。

「妳和三喜都是自小伴我長大的，眼下妳們年紀漸大，身為主子，少不得要替妳們打算。這裡只有我們主僕三人，妳們不必隱瞞，以後想找什麼樣的婆家，儘管說來，我必仔細掌眼，體體面面的把妳們嫁出去。」

低頭的四喜咬著唇，聽出了王妃話裡的意思，暗罵自己沉不住氣，叫王妃瞧出端倪，同時心裡也隱隱有些興奮，想著不如趁機向王妃表明心跡，王爺不可能只守著王妃一人，終會納妾，自己是王妃的丫鬟，總比外頭的女人強。

「王妃，奴婢可不想嫁人，就想一輩子侍候王妃，將來侍候小主子。」三喜搖頭道。

「奴婢和三喜一樣，也不想嫁人，願意一輩子侍候王妃和王爺。」

兩個丫鬟的答案聽著差不多，實則大相徑庭。三喜只想侍候自己一人，而四喜卻是要侍候王妃王爺，意圖明顯，毋庸置疑。

「妳們都不嫁人？那可不行，嫁人後照舊可以留在我身邊當個管事婆子，手下帶著丫鬟們，豈不更威風？」

三喜一聽，嘻嘻地笑起來，「奴婢聽王妃的，王妃可得幫奴婢掌眼，還有王妃說的管事婆子，奴婢想想都覺得威風。」

芳年讚許一笑，算是對她的保證，再看向默不作聲的四喜，心裡冰涼一片。

四喜果然存了做姨娘的心，前世怕也存了同樣心思。只不過裴林越連自己都不肯親近，一個丫鬟哪能入他的眼。

「四喜呢，妳想找個什麼樣的人家，我一起幫妳相看。」

四喜終於抬起頭，被芳年眼裡凌厲的光刺得重低下去，心咚咚地跳著，心一橫答道：「王妃，奴婢不想嫁人，只要一輩子侍候主子們就心滿意足。將來王妃有了小主子，奴婢還能替王妃分擔一二。」

芳年抿了一口茶水，雖然不意外這樣的答案，終是覺得心寒。

三喜跟四喜是自己的陪嫁丫鬟，一般女子出嫁時都會有幾個陪嫁丫鬟，主母有孕期間被抬為姨娘的不在少數，也難怪四喜會動心思。

若是在前世，自己和裴林越成為真正的夫妻，說不定她真的會把四喜抬為姨娘，那時候裴林越的妾室多，左右是納妾，還不如納個自己的丫頭，心向著自己。

但現在她卻不願意了，她好不容易重活一次，是老天看她憋屈了一輩子的補償，她如果還繼續憋屈自己，那還有什麼意思。

且元翼說過，以後他只會睡在有她的地方，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可能容下另一個人。

「妳真是這樣想的？」她再問一遍。

三喜在一旁急得直跺腳，暗氣四喜糊塗。

四喜咬咬唇，跪在她的面前，「王妃，奴婢自小與王妃一起長大，對王妃忠心耿耿。王妃將來有身子，王爺身邊總得有人服侍，奴婢一心向著王妃，必會替王妃守著王爺，不讓別的女人有可乘之機。」

芳年放下手中的杯子，神色冷淡地看著她，她上身穿著碧色的合襟綾襖，下面是青綠的裙子，眉眼描過，頗有些姿色，明顯是精心打扮過的樣子。

「四喜，妳口口聲聲說對我忠心，妳可知道我要的忠心是什麼？是絕對的忠誠，而不是打著替主子著想的名號妄想我的男人。王爺是什麼人，哪裡是妳一個丫頭能攀得上的？妳存著這

般心思，我實在是不敢再留妳。」

「王妃！」

三喜和四喜同時驚呼出聲。

世間的人情冷暖芳年早已看透，對於這兩個丫頭她是有心彌補，但絕不是拱手相讓自己的男人。

「四喜，眼下有兩條路，我替妳安排一門親事，把妳體體面面的嫁出去，另一條路就是送妳回傅家，讓我娘定奪。」

「王妃！」四喜一把抱住她的腿，「奴婢一片忠心，處處為王妃著想……」

「妳是為我著想，還是想我的丈夫？」芳年語氣已不復平日的溫和，變得冷漠凌厲。

四喜猶不放棄，「王妃，王爺身邊遲早會有其他的女子，奴婢是王妃的人，總比外人好。再說……王妃還念著裴公子，不願與王爺同房，奴婢願意效勞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芳年大喝，「看來是我這個做主子的太過信任妳們，才讓妳如此放肆。三喜，去請安總管！」

三喜惡狠狠地瞪了四喜一眼，聽命去請。

很快，安總管趕來。

芳年指著跪著的四喜，「勞煩安總管跑一趟，派人把我這個丫鬟送到我娘家，並轉告我娘，替她挑一富戶，送她去做姨娘。」

安總管領命，朝四喜做了一個請的手勢。

「王妃，別趕奴婢走……」四喜撲在芳年的腳邊，痛哭流涕。

「我們主僕一場，我自認對妳仁至義盡，妳好自為之。」芳年不看她，別過頭去。

「小姐……」三喜囁嚅，想替四喜求情，被芳年冷冰冰的眼神一瞪，嚇得嚥下將出口的話。四喜哭了一會，見無法挽回，心恨主子絕情，卻也只能無奈地跟著安總管離開。

祥雲宮內一片愁雲慘霧，主位德妃病倒，兩位與她同住的妃嬪也齊齊病在榻上，闔宮上下俱是哀容，不復往常的歡聲笑語。

德妃躺在錦榻上，眼神木然地盯著窗櫺上的雕花，她的宮殿取自祥雲滿天，紫氣東來之意，如今祥雲還在，紫色卻已逝，空餘怨氣。

大皇子跪在德妃榻前，悲痛地哭著，「母妃，母后這是拿您開刀啊……」

「住口，她算哪門子的母后！」

「母妃，兒臣錯了，您別生氣。」大皇子趕緊低頭認錯，「兒臣不想叫，是那女人前兩日召見兒臣和皇弟們，逼著兒臣們叫的。」

「那毒婦安敢如此……皇兒，是母妃無能，護不住你皇弟。」德妃咬牙切齒，連脖子處都暴出青筋。「母妃好恨哪，你皇弟才六歲，那惡婦簡直是喪心病狂——」她死死地攥著大皇子的手，指甲掐進大皇子的肉裡。

德妃哪裡不明白皇后的意圖，整個宮裡就她生了兩位皇子，位分最高。只要扳倒了自己，其餘的妃嬪不足為懼。

大皇子痛得皺眉，比起身上的痛，心裡的惶恐更讓他害怕，「母妃，她會不會對付兒臣？要不

兒臣學二皇弟，出家當和尚算了。」

德妃慘白著臉，兩行清淚不停地滾落，搖著頭，「來不及了……」她雙眼直愣愣地盯著頂上的帳幔，「上一代皇室的悲劇將會重演，皇兒可還記得你父皇是怎麼登基的？」

大皇子身體抖了一抖，又燃起希望，「母妃，兒臣是大皇子，父皇當年也是。」

「不一樣，國師斷言皇后所出才是帝星，你……和你父皇不一樣。」

大皇子嘴唇泛白，差點暈厥。「母妃，我們去求父皇！母妃，父皇會為我們做主的，六皇弟和十一皇弟可是他的親骨肉啊！」

德妃淒然地笑起來，眼裡的木然轉為怨恨，「你父皇就是個廢物！光會玩女人，根本不頂事，恐怕他現在比你還要害怕，害怕皇后一生下嫡子他就要退位，說不定連命都保不住。」

大皇子皺眉，「母妃，父皇是一國之君，不可能會受人擺佈，您莫不是危言聳聽，在嚇兒臣？」

「母妃也希望是自己想太多，可恨自己現在才醒悟，要是早些看透，你皇弟就不用死了……」

大皇子到底年輕氣盛，見平日裡風光無限的母妃變得如此，不由得恨聲道：「母妃，那兒臣還當什麼大皇子？！不如做個平頭百姓，尚且能護住妻兒……國師權力再大也不過是個臣子，兒臣就不信了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他還能反抗不成？」

他還欲再說，德妃一把捂住他的嘴，驚恐地四處張望，「皇兒，隔牆有耳，要是被人聽去，傳到了國師的耳中，怕是一一」

大皇子掙開她的手，「怕什麼？大不了一死！反正都逃不過……」後面那句話，他的聲音明顯低了下去，帶著悲慟。

德妃心如刀割，像被千萬把尖刀齊齊刺進心窩一般，鮮血淋漓。對付一個鄉野屠戶的女子，她自是有千萬種陰毒的法子，但是對方是天降福星，有國師做靠山，她要是真的動手，恐怕還沒弄死對方，自己就先被國師給弄死了。

想到這裡，她掙扎著爬起來，死死地抓著大皇子的雙肩，「皇兒，你答應母妃，千萬不可以輕舉妄動，國師在看著呢！」

「母妃……」大皇子被她的語氣驚到，嚇得發抖。

「你答應母妃，快……快答應母妃……」

「母妃，兒臣答應您。」

得到兒子的保證，德妃頹然地倒回榻上，連說了兩個好字，她絕望地看著大皇子，小兒子已死，大兒子千萬不能再有事。「皇兒，你先回去吧，母妃乏了。」

大皇子幫她掖了一下錦被，聽話地離開。

一炷香後，德妃猛然坐起，喚來自己的宮女，去請各宮的主子來議事。

可是沒過多久，宮女垂頭喪氣地回來，稟說各宮的主子們不是稱病就是推說有事，沒有一個願意前來。

德妃無力地揮了揮手，讓宮女出去，等宮女一離開，她整個人神色灰敗的癱在床上，人人都要自保，哪裡會在這個時候沾上祥雲宮。她苦笑著，笑她們傻，笑著笑著，淚流滿面。

她不過是個深宮婦人，按理說歷朝歷代，皇子們的事情皆由陛下親自做主，後宮不能干涉，但她的好陛下被一個鄉野屠戶出身的女人給拿捏得死死的，都多少天沒有召幸過後宮的妃嬪了？

德妃恨呀，她恨自己現在才看清楚，還不如惠妃聰明，早早把二皇子送到寺中，撿回一條命。

早前她一直以為自己生的是長子，無論是上一代的規則，還是無嫡立長的千古法則，她的兒子都應該是下一代帝王。

可笑，一切都是她自以為是，就算真當了皇帝又如何，不過是多一個像陛下一般只顧吃喝玩樂，不理朝政的傀儡罷了。

她喚宮女進來替她更衣梳妝，既然請不動人，那她親自走一趟，點醒一下還在作夢的姊妹們，要是再不拚命一爭，等皇后慢刀子割肉，她們一個個都逃不掉。

與皇宮一牆之隔的國師府裡，閃過一條黑影，落在一座高閣之上。

高閣中，一襲黑袍的男人迎風而立，寬大的袖襬像一雙黑色的翅膀，振翅欲飛，他如黑鴉一般站著，俯視著這天下的蒼生。

夜幕像一張巨大的黑幔，烏雲遮住月亮，連半顆星星都不見出來，黑影跪在黑袍男人的面前低聲稟報，黑袍男人與夜色融為一體，看不清臉上的表情。

「蠢婦，真是活得不耐煩了。」陰冷啞啞的聲音在寂靜中格外的突兀森寒。

「大人，可要屬下出手？」

黑袍人一揮大袖，掃起一陣狂風，跪在地上的黑影像是頃刻間被冰封住一般，動彈不得地垂著頭，牙齒凍得咯咯作響。

「不用，蠢人有蠢人的好處，如此一來，倒是省了本座不少力氣。」黑袍男子像是對此一無所覺，轉身下了高閣。

他的腳步很輕，但卻發出清晰的聲響，一聲一聲砸在人的心上，令人感到毛骨悚然，渾身發麻。

待黑袍男人出了閣樓，他的面容才顯現出來，正是國師。

閣樓旁邊的屋子裡，國師夫人坐在榻上，瞧見他進來，忙起身相迎，戰戰兢兢的樣子令他皺起眉頭。

姣月在他面前向來活潑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畏畏縮縮了？

「姣月，過來。」國師像變戲法似的，從袖子裡拿出一物。

國師夫人的身子抖了一抖，雖是早有準備，但真的面對他時還是忍不住害怕，怕到不敢再說一次自己不叫姣月。

猶記得初次被領到國師府時，國師喚她姣月，她大著膽子告知國師自己真正的名字，她永遠都忘不掉下一瞬國師臉色陰寒得嚇人，像要吃人似的掐著她的脖子，冰冷如來自煉獄一般的聲音說道——

「聽好，妳就是姣月，如果不是，那就只能是死人。」

自那以後，每當國師再喚她姣月，她的身子都像篩糠一樣抖個不停，但縱使再害怕，她仍然硬著頭皮上前，接過國師手中的東西，待看清是什麼時，心頭大震。

這東西竟是一方玉印，上面刻著騰舞鳳凰，翻過來印底是四個大字：皇后之璽。

此物是鳳印！國師夫人頓時覺得觸手處燙得厲害。

國師的眼睛微微眯起，輕聲問道：「喜歡嗎？」

「喜歡……姣月很喜歡。」

聞言，國師嘴角輕扯，似笑非笑。

國師夫人覺得他的笑令人不寒而慄，比那天對她起了殺心時的表情還要恐怖，她知道自己這

聲喜歡意味著什麼，意味著將有人為她的喜歡丟掉性命，可要是她說不喜歡，那說不定送命的就是自己。

她低下頭，看著他那黑底紅面的靴子，紅色的緞面豔得似血，她彷彿能看到他腳踏之處屍橫遍野的景象。

「喜歡就好，只要妳喜歡，無論是什麼，本座都能給妳。」

「姣月……」國師夫人抖著唇，終是把那句不願嚥下去，改成另一句話，「多謝大人。」

國師很滿意她的回答，伸出清瘦的手，輕輕地撫摸著她的髮，她的臉，她的眼鼻紅唇，他的手指很涼，涼到讓國師夫人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過了半個時辰之久，他的手移到她的領口處，兩手拉著她的衣襟「刷啦」一下撕開。

國師夫人腹內翻攪著，感到十分噁心，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很快她就被剝光衣物丟在榻上，隨之而來的是冰涼似蛇的手在她的身上不斷游走，她忍著尖叫，盡力把自己當個死人。一個時辰後，國師終於摸夠了，把手收回袖中，離開屋子。

寅時一刻，七王府內的芳年被人喚醒，一睜眼，就見三喜立在床邊。

「王妃，安總管命奴婢服侍妳更衣。」

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回王妃，寅時一刻了。」

芳年心裡納悶著，「安總管可有說要去哪裡？」

三喜搖頭，她是被玄青在外面喊起來的，安總管只吩咐讓她侍候王妃起身，並未說要去哪裡。芳年蹙著眉，很快就明白今夜便是離開的時候，她什麼都沒再問，任由三喜替她穿好衣服，再簡單梳洗一番。

外面很冷，地上覆著一層白霜，在月光中能模糊地看見一點東西，她罩著一件銀紅的斗篷，用帽子把頭包得嚴嚴實實的。

三喜收拾的衣服都是厚冬衣，裝了一整個箱子，箱子被玄青玄墨抬出去了。

「安總管，現在就走嗎？接我的人在哪裡？」芳年問道。

「娘娘，王爺吩咐您一人離開，您跟老奴來。」

芳年心裡有數，叮囑三喜幾句，跟著他朝後門走去，那裡悄無聲息地停著一輛黑色的馬車。馬車很寬敞，車內坐著的是十王妃還有她的兩個孩子，一男一女，都裹在衾被中，睡得香甜。

「湘君，怎麼是妳？」

十王妃溫柔地撫著孩子的臉，抬頭輕輕一笑，「我要出遠門，來捎皇嫂一程。」

芳年聽出她的話外之意，憶起前世，十王爺一家都不在京中，那麼今天十王妃說要出遠門，應該就是去與十王爺會合。

「那祝你們一路順風。」

十王妃見她多餘的話都沒有問一句，已知她猜出緣由。七皇嫂是個聰明人，怪不得七皇兄願意為她多花心思。

馬車悄悄地駛在路上，黑車黑馬，趕車的車夫也是一身黑，行駛在夜裡並不突兀，車壁上的夜明珠發出昏黃的光澤，溫暖了她們的臉。

「他們睡得真香。」芳年感歎著。

十王妃憐愛地看著自己的一雙兒女，「孩子不知愁滋味，還當是我要帶他們出去玩。哪裡知道是在逃命，好在我們王爺一路留了人手，沿途都打點過，想來不會出什麼事。」

「覆巢之下無完卵，京城這是非之地，早些離開也好。」

「誰說不是呢。」十王妃幽幽地歎一口氣。

兩人眼神交會著，都心知肚明宮裡新一輪的屠殺已經開始，此時不走，怕是會受到波及。離別在即，千言萬語，思緒紛雜，反而無話可說，只聽見車輪輾輾碾壓在石板上的聲音，延綿不絕。

第三十九章 崖底別有洞天

馬車駛到南門時，此時寅時已過，是平日裡開城門的時辰，卻見城門緊閉。

最近城中戒嚴，城門唯午時才開，每日開城時間為一個時辰，其餘時候都緊閉著，不許放人入城，但城中人要出去卻是可以打點通融的。

趕車的車夫上前，不知和守城校尉說著什麼，年輕校尉收下他塞的兩張銀票，過來盤查，芳年看著一人掀開車簾，十王妃側過身子，護住自己的兩個孩子。那人掃了一眼，不曾細看就放下簾子。

芳年半袖掩面，疑惑這守城校尉怎麼如此好說話，連例行的盤問都沒有。

此時，十王妃為她解了惑，「今日當值的校尉姓曹，是曹經歷的堂弟。」

芳年驚訝地睜大了眼，十王妃抿著嘴笑。

外人都以為曹經歷與七王爺不對盤，實則不然，七王爺是誰，那是最任意妄為的主，豈是別人想賴就能賴上的？曹經歷是七王爺的人，所有的一切，本就是七王爺自己策劃的。

馬車一出城門，就有外頭的人想往城裡衝，守城的校尉和士卒忙把人推出去，重新緊閉城門。那被推倒在地的婦人捶著地，哭得十分大聲，「官爺，您行行好，民婦給您磕頭了，民婦只想進城去替自己女兒討個公道……」

「去去去，磕什麼頭啊，趕緊走吧。」站在城樓上的士卒驅趕著她。

一直躲在邊上的男子上前，拉扯跪在地上的婦人，「孩子他娘，我們走吧。我都說了，不能去鬧，柳公子是什麼人，哪裡是我們惹得起的？要是真得罪了他，我們全都會吃不了兜著走，快走吧……」

「當家的，難道就由著他賣了咱們女兒嗎？」

「不由著還能怎麼樣？女兒當初是賣身進柳府的，生是柳家的奴，打罵發賣都只能由柳家做主。」男子歎了口氣。

那婦人一聽丈夫的話，嚎得更大聲了，「都怪那天殺的傅家大小姐，不過是個未過門的平妻，人家嫡妻都沒有發話，她就唆使柳公子把後院的小妾姨娘賣了個精光！那個毒婦，若不是水性楊花，早就和柳公子有一腿，好好的官家嫡出大小姐怎麼會做平妻？我呸！那就是個爛貨，我咒她不得好死，生不出兒子——」

靜寂中，婦人的話字字入耳，芳年垂著眸子，聽得清清楚楚。傅珍華這都還沒入門，就哄得柳公子遣散家裡的妾室，看來柳公子頗看重她。

倒是十王妃有不同的看法，「那柳家公子早就厭了後院的女人，正想著重換一批，傅大小姐一鬧，正中下懷。可憐那些女子，本就是家裡窮得揭不開鍋才賣身進柳府的，這下莫說是她們

自己，怕是家人的溫飽都沒了著落。這婦人哪裡是心疼自己的女兒，不過是憂心一家人沒有吃食，怕挨不過這個年罷了。」

芳年恍然，她還道柳公子是看重傅珍華，原來是這個由頭。傅珍華啊傅珍華，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妳會落到什麼樣的下場。

「這天越發的冷了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挨不過冬天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每逢災年，百姓就湧進京，往年有世家大族帶頭施粥，他們也能將將熬過去，等開春再返故里，重新農忙耕種，遇到好年景，自是能混個溫飽，可惜今年世家沒一人出頭，我們有心卻不敢輕舉妄動，怕引得陛下的猜忌。」十王妃說著，語氣中滿是無奈。

「最恨不過當權者，陛下都不管天下百姓的死活，還有誰會在乎？」

「他？他哪裡有閒心管這些事情，怕是在宮裡都自顧不暇。」十王妃語氣中毫不掩飾自己的鄙夷。

宮裡兩個皇子夭折的事情，芳年自是已經聽說，初聽時她大吃一驚，因為冷嬪所出的十一皇子，就是前世的昭奉帝。

而今十一皇子已死，是不是就意味著世上再無昭奉帝？

這一世與上輩子壓根不同了，物是人非，還不知會是如何的結局，她現在所希望的只有國師能比上輩子短命，最好是快快歸天，好讓她過安穩的日子。

「陛下當真那麼懼怕皇后？」

十王妃嘴角勾起冷笑，壓低聲音道：「這皇后是個混不吝的，誰敢惹她一個殺豬女？何況她身後有國師撐腰，陛下能不怕嗎？」許是離開京裡，她說話膽子明顯變大了。

「這皇帝當得可真夠窩囊的。」芳年也不是個膽小的，兩人倒是旗鼓相當。

「可不是嗎！古往今來，都沒見過這樣的，最近京中風向全變，怕是所有人都在猜國師是想收回皇權，到時候我們元氏……」

「湘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以後的事情誰都說不準，風雲變幻無常，但無論是陰雨連綿也好，風霜暴雪也罷，總歸會過去，換來豔陽晴天。」

十王妃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拉著她的手，「自第一眼相見，我就覺得與皇嫂頗有緣，今日聽皇嫂一席話，更是豁然開朗。正如我們王爺說的，萬事莫憂心，吃好喝好，平平安安的就是福氣。至於將來會發生什麼，我們且看著吧。」

「十王爺看得透。」芳年感慨著，反握住她的手。

一路上，那兩個熟睡的孩子都沒有醒，芳年垂著眸子，認真地看著那男童，粉嘟嘟的臉，剛剛兩、三歲的樣子，她心裡猜測著，這孩子會不會是將來的天子？

待行到京郊，天還沒有亮，耳朵裡間或傳來哭聲還有罵聲，那是流民們發出的聲音，這樣天寒地凍的季節，可想而知他們的日子有多艱難。

芳年回想起上一世，自第一場雪降下後，京中的世家大族遲遲沒出城施粥，他們就坐不住了。之後流民鬧事，京中就傳言大皇子德行有虧，惹怒上天，才致使今年大災，爾後就是他被陛下賜死的消息。

這一切，就算她事先知曉，亦不能改變什麼。

不是她生性涼薄，而是真的無能為力，且冬日漫漫，還有幾個月光景，憑她一己之力，根本餵不飽數量眾多的流民。

灰暗的天色中，所有的聲音都讓人分外的敏感，他們的馬車儘量行駛得輕緩，卻依舊發出嘎吱的聲音，芳年擔心窮途末路之下，有些流民會鋌而走險，搶劫路人，不由得心提起來，仔細地聽著外面的動靜。

「皇嫂莫要擔心，皇兄都已安排妥當。」十王妃像是看透她的想法，出聲安慰。

芳年一想也是，以元翼的為人，既然安排自己出城，必會做萬全的準備。想著幾日未見的人，一股思念湧上心頭。

很快行到了岔路，那兒的一處草棚中停著另一輛一模一樣的馬車，芳年和十王妃依依不捨地辭別，互道珍重。

很快，兩輛馬車分開，各奔前程。

估摸著天色應該有些亮了，芳年小心地掀開車簾的一角，瞧著路線，像是去孝善寺的方向，路邊空地上有許多人，製造出的聲音不小，等到了孝善寺門口，嘈雜聲更大。

芳年詫異，她記得上次她隨祖母來孝善寺時，此地還沒有流民前來打擾，怎麼現在如此之多？她略略一想便明白過來，前次天氣還算暖和，那些流民把希望寄託在皇帝和京裡的世家身上，而現在皇帝遲遲不作為，城中的世家官員也無一家出來施粥，他們斷了念想，就往寺廟走，出家人慈悲，哪會忍心見到餓殍遍野而無動於衷，少不得要接濟一番。

馬車並沒有停下來，而是駛進了旁邊的小道，一直朝前駛著，直到被山林攔住，前頭再無去路。

芳年下了馬車，就見樹下立著一身墨衣的男人，身形挺如松柏，姿似青竹，眉目疏朗，端的是一位絕世好兒郎。

她的心「咚咚」地跳著，像是被什麼東西擊中一般，只覺得眼裡心裡再也裝不下其他的人。車夫上前行了一個大禮，很快就駕著馬車消失在他們面前。

「王爺，我的箱子還在車上。」

「無事，待會會有人送去。」

他們住的地方就是他原本在孝善寺中的住處，他帶著她穿過一片林子，從寺中一處隱蔽的小門進去，沿著幽靜的小路走到方丈的院子，院子旁邊有一條小路，小路的盡頭是一片竹林，當中有一扇木門，推開後穿過另一片林子，就會見到一間木屋。

木屋自不會是如山中獵戶的房子那般簡陋，而是頗為精緻，造型像一間宮殿，兩邊廊下各擺著幾盆臘梅，芳年一見，十分歡喜。她最愛的花便是臘梅，每年臘梅開時，她少不得要剪上一兩枝插在瓶中。

屋內格局精巧，一側是書房禪室，另一側是露台，圍著幔帳，裡邊是內室淨房，整個屋子瀰漫著一股檀香之氣，令人心安，最不可思議的是，屋子裡居然還有地龍。

而她記掛的那只箱子，已不知何時被人搬了進來，放在顯眼處。

「王爺，我們就住在這裡嗎？要住多久？」

「很久。」

很久是多久？她沒有問，或許三五年，或許一輩子也說不定，她並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，這裡幽靜，比亂糟糟的京裡好太多了。

她現在擔心的是自己的東西明顯拿少了，只帶了冬裝，要是天氣熱了怎麼辦？她的眼睛看著那一只箱子，不由得出了神。

他像是看透她的心思，垂下眼，「一些俗事而已，不值當妳費神。需要什麼，本王會命人去王府取來。」

她抿唇一笑，覺得自己確實是擔心了無謂之事，些許小事，確實不值當費神。

「王爺，方才我從寺前經過，發現圍著不少的流民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寺中早已開始施粥，供給老弱婦孺和幼童，一日兩次，需當場進食完才可離開，不許帶走。」

他的聲音清冷，凜然淡漠。

她頻頻點頭，此舉甚好，還是方丈想得周到。要是由著他們帶走，怕是沒多少能進他們的肚子，恐怕還沒吃上一口就被人搶了。

但孝善寺不過是間寺院，縱使以前香火旺盛，僅憑一寺之力，長此以往下去能堅持多久？

她心裡想著，臉上就帶了憂色。

「本王自不會袖手旁觀。」

芳年雙眸抬起，望著他，他依舊是冷冷的模樣，可越是相處得久，她越是覺得他不如表面上的那般無情。

「王爺高義，我待在寺中左右無事，您看我能做些什麼？」她話一出口，就覺得有些不妥。自己為何偷偷摸摸的離開王府，不就是怕別人知道嗎？要是在寺中幫忙，難免會被人認出，橫生事端。

「王爺，不如我換個裝扮，比如說扮成男子什麼的，這樣在寺中幫忙別人也不會注意，我也自在。」

他的眸子一眯，下意識就看向了她的前胸，那裡飽滿似蜜桃，只著一身男裝能騙到誰？

「太大了。」

她的臉「轟」的一下，像充血一般的紅，咬著唇羞惱地瞪了他一眼，只見他依舊冷冷淡淡的，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過分的話。

「大不好嗎？還不是便宜了王爺您。」芳年想都沒想，這話就說出口。

等她反應過來，只覺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，看看她這個老不休的，說的是什麼話。這麼放蕩的話哪裡是一個女子會說的。

「本王確實覺得甚好。」他一本正經的說著，憶起那飽滿盈於掌中的感覺，銷魂蝕骨。

她深呼幾口氣，認為可能是自己想得太多，淨往歪處想，也許他心裡清明，根本就沒有那汗濁的心思呢。

「王爺，既然扮成男子不妥，不如我扮成一個老婦人吧。」她趕緊轉移話題，要是再和他討論自己胸大不大的問題，恐怕他還沒怎麼樣，自己反倒要先羞憤欲死。

而且，前世她就是一位真正的老婦人，老婦人要如何行事，她可是一清二楚。

他緊盯著她，她長相明艷，就算是臉上的妝畫得再老再醜，應該都掩不住本身的好底子，但如果換一張臉，或許能瞞天過海。

而能換臉的人他認識一個，就是老五。

「妳先莫急，安頓下來再說。」

「好，我聽王爺的。」

芳年環顧左右，連半個下人都沒有看到，心裡琢磨著，怕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自己親力親為了。她把箱子打開，取出裡面的衣物，放進衣櫥中，衣櫥中全是他的衣服，非黑即白，她那些媽

紅粉藍的衣服擺進去，色彩突然就鮮亮起來。

屋子僅一間內室，不用想都知道他們會睡在一起，寺中不比府裡，就他們倆，沒有下人，自然不用理會那些繁文縟節。

但佛門清淨地，男女能同榻嗎？

「王爺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雖然您與我都不是出家人，但我們住在寺中，自然要遵循佛家的規矩，我們要是同居一室，會不會不太好？」

「無妨，以方丈的院子為界，就出了寺廟的範圍。」

他本就不是真正的信佛之人，殺生的事情沒少做，他手底下的亡魂沒有上千也有幾百，怎麼會真的住在寺中玷汙神明？

她點頭，既然沒有褻瀆佛祖，那她就不用胡思亂想了。

打理好衣物，不經意間瞄到自己裙襖處的髒汗，想來是剛才走路時沾上的，從京裡到孝善寺一路風塵僕僕，若是能洗個熱水澡那是再好不過了，只是出門在外，自然不能如在府中一般，而且這裡雖然用物一應俱全，可畢竟是在城外，到底有諸多不便。

這一通瞎想，倒是讓她想到了不少事情，先不說洗浴困難，便是換下的衣物誰替她漿洗？還有他以前住在寺裡時，又是誰照顧他的日常起居？

「王爺，我要是想洗浴該怎麼辦？還有寺中哪裡有漿洗衣物的地方？」以前她在府裡有人侍候，但出了門，身邊沒帶丫頭婆子，這些事情總要問個明白。

「崖底有一眼溫泉，可洗浴，至於衣物，妳只管放著，會有人收拾送走。」他淡淡地道，要是連這些細節他都想不到，那早些年在宮裡，他根本就活不到出宮建府。

「哦。」聽到溫泉，她眼睛一亮。

那抹亮光沒能逃過他的眼，不禁揚起嘴角，「妳若是現在想洗，本王帶妳去。」

「現在嗎？」她急切地問道。如果她記得沒錯，崖底那眼泉明明是冰冷的，怎麼變成了溫泉？他但笑不語，示意她收拾衣物。

芳年起了興致，從小到大她還沒泡過溫泉，裴傅兩家在京裡都算不上真正的世家大族，底蘊並不深，就算是有莊子也淨是些普通的，溫泉莊子什麼的那是世家顯貴才有。

重新打開衣櫥，挑好要換洗的衣服，是件桃紅的衣裙，中間夾著翠綠的肚兜，她害怕被他瞧見，想把肚兜塞進裙子裡，也不知是不是塞得慌亂，帶子沒有收好，飄在外面。

他的眸色一暗，垂下去不再看她。

她再放幾塊布巾，打好包袱，隨手揣了一塊香胰子，笑吟吟地站在他的身邊。「王爺，我收拾好了，走吧。」

從屋子後面穿過竹林，是一片草木幽深，此時大部分的樹木光禿禿的，只餘極少的松柏，依舊蒼翠。

他們走的是一條僅通人的小道，這條小道像是人為踩出來的，一直通到崖邊，站在崖邊望下去，山谷被霧氣掩蓋，茫茫不見底，兩邊層巒疊嶂，陡峭險峻。

這峭直的崖壁一般人光看就腿軟了，該怎麼攀爬？但芳年知道他有法子，初次相見時，他就曾把她從崖底帶上去，像飛簷走壁一般。

她手中的小包袱被他大手接過，接著一手將她攬在懷中，腳尖一提，人就落在峭壁一微凸的

地方，另一隻手攀在崖壁上。

他在他的懷中大著膽子睜開眼，往下一瞧，骨頭都軟了。

他微低著頭看她，面上一派雲淡風輕。

等他飄落到崖底，她的魂魄才算歸位，雙手還死死抱著他的腰身不願放開，好一會情緒才平復。

前次在夜裡，她根本就沒有看清崖底的景致，她現在突然明白過來，為什麼站在崖上會被濃霧擋著看不清崖底，敢情是那地熱作祟。

崖底與上面不一樣，霧氣之下濕潤潤的，西南面的山石上佈滿綠色的苔蘚，樹木也未枯黃，鬱鬱蔥蔥的，而東北面的石壁則光禿禿的，草木皆枯。

一地兩景，宛如冬夏兩季，就算芳年不懂五行八卦，也能看出來此處是極好的風水寶地，如此寶地，那些相看風水之人怎麼會錯過？

她被男人輕放在地上，讚歎出聲，「王爺，此處當真是寶地，以前怎麼會沒人發現？」

「本王也不是第一個知道的人，此處不僅有人來過，並且曾有人長居於此。」他輕描淡寫地說著，邁步往西南面走去。

芳年忙跟上，待走得近了，她才發現一塊巨石遮擋處露出一個洞口，站在洞口邊能感覺到裡面飄出的熱氣。

他一手牽著她，彎腰前行，洞穴漸行漸寬，直至開闊，裡面別有洞天，正中是一眼溫泉，冒著熱氣，水霧氤氳，沁入毛孔，令人通體舒暢。

洞頂倒掛著石柱，形態各異，有的似筍，有的似螺，更令人驚奇的是，泉水旁邊有一朵巨大的石蓮，共有九朵花瓣，瓣瓣往上翹著，十分逼真，石蓮旁邊還有一個蛙形的石凳，像是要跳上蓮花似的。

「王爺，您是怎麼猜到曾有人來過的？」

「很簡單，此地還有一處山洞，洞中有桌床等物，但已年久腐爛，想必在許多年前，曾有人居於此處。」

「我猜那人定是個高人。」她玩笑著說，若不是身懷絕技之人，誰能下到這崖底？

他目光幽深地看了她一眼。

洞裡很熱，他把手中的包袱輕輕放在石蓮上面，然後解下大氅，背過身坐在石凳上。

她亦同樣解下斗篷，擱在石桌上。

「王爺，那我要開始洗了。」

他嗯了一聲，沒有回頭。

芳年突然就有些害羞起來，前世今生，她都未曾在男人面前寬衣解帶過，環顧一下洞內四周，要是留她一人倒真有些害怕……她緊張地咬著唇，盯著他的背，手放在衣襟處，猶豫不決，良久總算下定決心開始解髮髻，然後脫衣服。

可她終是有些放不開，貼身的小衣沒脫，用腳尖試了試水溫，有些燙，她慢慢地順著邊上滑下去，把身子沒入水裡。

待洗好髮，見那男人規規矩矩地坐著，身形紋絲不動，像入定一般，芳年想了想，索性在水中把小衣解下來，丟到池邊。

第四十章 夜探國師府

半個時辰之後，芳年洗浴完畢，起身時才反應過來，布巾在包袱中，她的衣裳也在那裡面，而那包袱正放在石蓮上。

元翼背對她坐著，包袱在他的右手邊，如果她悄悄地走過去，不知能不能取到包袱？

她左右為難著，最後咳了一聲，「王爺，我過去取包袱，您別回頭。」

元翼身子一僵，輕嗯應聲。

芳年這才從水裡起身，雖然他背對著自己，她依然覺得十分難為情，用手捂著身子，躡手躡腳地走過去，手一碰到包袱，就對上一雙幽深的暗眸。

他的黑瞳中倒映出一位出水芙蓉般的女子，濕漉漉的黑髮垂散到腰間，絕色的容顏被水霧潤得通透，明眸皓齒，嬌豔欲滴；幾縷頭髮垂在身前，越發襯得她冰肌玉骨，通體瑩白，未擦的身子上水珠不停地滑落，玉手緊捂之處，更是美不勝收。

「王爺……您怎麼可以……」芳年一把抓起包袱就要離開，手卻被人握住。

「本王自己的王妃，怎麼不能看？」

「你……色胚！」她又羞又氣，口不擇言。

他眸色一暗，放開她的手背過身去，竟真的不再看她。

芳年慌忙解開包袱，擦乾身子換上衣裳，手一直抖著，不知是氣的還是羞的。她雙頰赤紅如火，滿肚子的氣無處撒，心裡恨恨地嘀咕著，這人坐得筆直，裝得跟聖人似的，反倒襯得自己心思齷齪，與此同時又氣自己沒出息，都是活過一世的老婦人了，被自己的夫君看光有什麼好害羞的？

而元翼此時正受著冰火兩重天的煎熬，一邊是佛祖，一邊是惡魔，若能選擇，他願意就地化魔……

聽到她說好了的聲音，他平復氣息，轉過身來，見她的髮梢處還在滴水，他站起來，把她按坐在石凳上，取出一塊乾淨的布巾替她絞髮。

芳年心頭一震，心狂亂地跳著。

天下女子，誰沒有過情竇初開的時候，前世時的她也曾幻想過成親後與夫君舉案齊眉、情投意合的美好生活。

但她想要的，裴林越並沒有給她，反倒是元翼做到了。

元翼小心翼翼的，像是對待一件珍寶般仔細地絞著她的髮，待頭髮半乾了才放下手中的布巾。

芳年垂著眉眼，有些不敢看他，一顆心如揣著一隻小鹿般歡快地跳個不停。「王爺，時辰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兩人回到木屋，用過齋飯後，芳年眼露睏色，元翼心知她今日起得太早，讓她上床歇著，芳年也不矯情，躺在床上，不到一會便沉沉睡過去。

元翼盯著她熟睡的面容許久，才起身離開木屋。

睡夢中的芳年只覺得自己還泡在溫泉水中，通體舒服，她邊用手潑著水邊咯咯笑著，突然一名男子欺身上前，從背後環抱住她，她扭過頭，就看到一張清俊出塵的臉，是元翼。

她害羞著微低頭，任由他抱著，元翼的大手正好環在她胸前，呼吸噴在她的耳畔，隨著他的手在她身上游走，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感覺自腳底蔓延上來，令她渾身發顫，她扭動著身子，渴望著得到更多……

半個時辰後，內室的珠簾被人撩開，元翼大步進來，待瞧清床上的情形，心神劇震——床上的錦被拉到腰間，芳年雙頰潮紅，紅唇潤潤的，寢衣已被她自己扯開，露出裡面翠綠色的肚兜，根本就遮不住那呼之欲出的飽滿。

叫人發狂的是，她的一隻小手在那裡揉著，揉弄間美景時隱時現。

元翼的手在袖裡緊緊地攥著，閉目上前，替她拉好錦被，然後大步出去，轉入禪房，快速盤坐。

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……」佛經出口，額前的青筋這才慢慢褪下去。

遠離塵世的寧靜很快平復了他翻騰的心緒，隨著他的心靜下來，耳中似乎還能聽到她熟睡時呼氣的聲音……

芳年這一覺睡得昏天暗地，近戌時才醒，醒來後憶起夢裡的情形，老臉一紅，再瞧見自己衣裳不整的樣子，輕啐一口，暗罵自己不知羞。

對於女子來說，閨房之事總是難以啟齒，縱使嫁為人婦，也當時刻謹記舉止不可輕浮，可是她……居然在夢中與他……而且還是如此豔情的夢！若是叫他人知曉，定會指責她生性放蕩。她拍拍自己發燙的臉，趕緊下床穿衣，出了內室，像是心有所感般推開了禪房的門，一眼就瞧見正在誦經的男人。

元翼盤坐著，雙手置於膝上，聽到推門的聲音，睜開眼眸，兩人四目相對，芳年又想到了方才的夢，不由得紅了臉，元翼眸色一暗，迅速別過頭去。

「餓了？」他淡淡道。

芳年摸摸肚子，「有一點。」

元翼很快拿了吃的過來，兩人吃飽喝足，又到了就寢時間。

可芳年睡不著，山裡寂靜，木屋又被竹林包圍著，風吹竹葉的沙沙聲此起彼伏，間或夾雜幾聲不知名的鳥獸叫聲。

「王爺。」她輕喚著，心尖微顫。

許是白日裡作的夢太過羞人，她現在都不太敢面對他，生怕他看破自己不純的心思，僅是像這樣喚他，都帶著有別於往常的情愫。

「睡不著？」

「有一些，白日睡得太多，現在反倒睡不著。」

「念經吧。」他的聲音清冷，帶著一絲放鬆的慵懶，語氣與初見時天差地別，再無那種冷酷無情之感。

但芳年哪有心思琢磨他的聲音，只覺得自己一片春心被他話裡的冷水澆得一滴也不剩。

誰家夫妻的閨房夜話每每都是念經？

「嗯？」他側過頭，「怎麼不念？」

念他個大頭鬼！她翻了個白眼。她在期望什麼呢？期望他的情話軟語，還是渴望他像夢中一般……停，別再想下去了。

「王爺，我不想念。」

「那就不念吧，說個故事來聽聽，像什麼前朝刑吏的事情，本王記得妳素日最愛講那些。」芳年覺得他是故意的，這人是用自己做過的事情來反將自己一軍。她嘟著嘴，不知要如何駁回他的話。

「王爺，您在逗我？」

「還算不笨，知道本王在逗妳，自己說過的話還記得嗎？再說一遍給本王聽聽。」

她說過的話那麼多，到底是哪一句？

芳年眨眨眼，下一瞬靈光一現，「我不會離開王爺，會永遠陪著王爺。」

「記得就好。」

她暗自奇怪，為何他突然要提起這事？她並沒有表現出想離開他的意思啊，都說女人心，海底針，有誰知道男人的心思深沉起來也不遑多讓。

被他這一打岔，她心裡那些個旖旎散了個乾淨。

「既然不想念經，那妳聽本王念吧。」說完，他用冷清略帶低沉的聲音輕緩念起經文。

這是她聽過最特別的誦經，在此之前，她從不知道佛經除了能令人心安、舒緩情緒，還會給人震撼之感，他的聲音不大，卻能裂石穿雲，直衝九霄。

她慢慢地閉上眼，手不自覺地捂在胸口處。

人生無望，常寄託在佛祖身上，一如前世的她，但他身分金貴，是王爺之尊，亦似垂垂老者，悟禪修身，何其悲切。

平穩的念經聲終是哄得芳年睡過去。

聽到她均勻的呼吸，確定她已熟睡，元翼起床換上一身的黑色勁裝，走出木屋。

木屋外面飄落一個黑色的人影，跪在他面前。

「隱一，保護好王妃。」

「屬下遵命。」

元翼點點頭，須臾間消失在竹林裡。

寺外的山林中候著一位男子，正是老五，兩人一會合，僅憑一個眼神，半句多餘的話都沒有就一起離開。

戒備森嚴的國師府裡，零星散落著幾點燈火，其餘各處都是一片漆黑，若說七王府冷寂得像荒宅，那麼國師府就陰森得像地獄，那幾盞燈籠便像是鬼火。

府中東面有一處燈火通明的院子，院子精巧雅致，與整個國師府格格不入，眼下已入冬，院子裡卻遍種花卉，奇香撲鼻。

暗處，元翼看了一眼老五，老五的臉用黑巾覆住，看不清表情，但眼裡的悲慟他看得一清二楚。

此處應該就是那位國師養女住過的地方。

突然，院門被打開，一襲黑袍的國師走進來，身邊沒有一個下人，他走到花圃處，拎出一個水桶，用水瓢開始給花草澆水。

他弓著身子，一棵一棵的澆過去，極為仔細，若不知他是國師，恐怕別人會誤以為是國師府裡的花匠。

半個時辰後，院子裡的花都澆完了，他把水桶放回原處，立在一朵冷梅前，湊近深嗅。

「姣月，院子裡的梅花又開了。」

這聲音極輕，一般人只能看到他的嘴微動一下，但元翼和老五耳力驚人，雖然離得遠，卻聽得分明。

老五滿心悲痛，熟悉的地方、記憶中的院子，卻不見朝思暮想的人……他的身子輕抖一下，亂了氣息。

「誰？！」國師銳利的眼眸條地望過來。

老五暗道不好，元翼也快速望了老五一眼，兩人同時握緊了手中的劍。

這時，叩門聲響起。

「大人，我是姣月，您在裡面嗎？」

是國師夫人的聲音，兩人對看一眼，鬆開了手。

國師利眼一沉，嘴角勾起一個殘忍的笑，輕輕地撫著那株梅花，自言自語地道：「姣月，妳聽誰來了？妳想不到吧，即便逃到陰曹地府，妳以為就能躲開本座？母債女還，本座還是找到妳肚子裡那個孽種了，她長得可真像妳……只可惜，她終究不如妳，真令本座失望。但是妳別怕，本座不僅娶了她，還會給她天下女子都羨慕的尊貴身分，妳看著吧，妳會後悔的，後悔離開本座。」

他桀桀一笑，笑聲令人毛骨悚然，他夾起一朵梅花，置於鼻下聞著，突然眼露狠戾，兩隻手指一使勁，把花揉爛，丟在腳下，迅速來到門外，捲起一陣強風。

門外的國師夫人披著紅色的斗篷，被強風掃得差得摔倒，「大人，您……果然在這，姣月一直在找您。」

「找本座做什麼？」

「府裡的管事剛送來一批首飾，姣月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選哪些好。」

「這等小事，往後莫要來問本座，全留著吧。」

姣月盈盈地彎腰，像是不勝歡喜般，「姣月多謝大人。」

國師的大手按在她的頭上，五指分開，行抓取之勢，手指收緊幾次，終是鬆開。

這張臉，他還真是捨不得……

國師夫人雖低著頭，但人對危險的感知力與生俱來，她知道自己剛剛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。

眼見他們走遠，暗處的元翼和老五不敢多停留，快速撤離，掠過宮牆時，隱約聽見裡面傳來斷斷續續的哭聲。

今日，宮裡又夭折了一位皇子，是九皇子。

待回到老五的住處，兩人扯下面上的黑巾，老五見元翼臉色沉沉，先開口，「王爺，現在您是否相信某所言非虛？某說過，國師深不可測，不能輕舉妄動。」

元翼默然，老五對國師府的佈防瞭若指掌，是以今天他們才能進出自如，若只有他一人，只怕根本就無法進到那院子，離國師那麼近。

他不願再等上幾十年，真要等到熬死了國師，他亦垂垂老矣，他的王妃同是如此，最重要的是這幾十年中，他們勢必活得躲躲藏藏，提心吊膽。

「本王焉能不知國師的厲害，只是不知對方的底細，更不敢有所行動，今日還得多謝五爺，若非五爺，本王不可能進得了國師府。不知五爺接下來有何打算？」

「王爺，我們只能等待時機。」老五表情嚴肅，今天要不是宛月來得及時，恐怕會有一場惡戰，他們能不能活著出來都未可知。

宛月正是國師夫人的閨名。

「要等到何時？五爺可有良策？」

老五搖頭，良策他沒有，任何計策在絕對的高手面前形同虛設，弄不死國師，所有的佈置都是徒勞。

他們只有等，等最好的時機，等天時地利人和，才能一擊即中。

「王爺，國師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簡單，人人都以為國師尋仙問道，是世外高人，其實不然，前朝滅亡後，為何無人出來討公道？不僅是國師屠了幾族反對他的朝臣，更重要的是前朝臣子中有不少是國師的人，想必這點王爺應該明白，不說邊關的霍家，就是京中的世家勳貴裡也不乏忠於國師之人。比如說唐國公府，當初王爺被賜婚，就是韓老太君求來的聖旨，韓老太君是前朝大族韓家出來的，與傅府那位老夫人本是同宗，但韓家樹大分枝，成為南韓北韓，韓老太君的娘家北韓後來居上，遠遠超過本宗的南韓。」

「那五爺覺得，國師是什麼來歷？」

「這個某不知道，想必天下人都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，當年前朝滅亡，國師以雷霆之勢扶先帝登基，無論朝野都那麼輕易的就接受了改朝換代，由此可見國師的手段絕非常人，今日之舉，以後萬不可再有。」老五語重心長地道。

一個平空冒出的人居然就能掌控整個王朝，不知在此之前究竟覬覦了多久？謀劃了多久？怕是許多人在心裡已沒把他當成一個人，而是真的得道成仙的世外高人。

老五像是想到什麼，牙齒咬得咯咯作響，「王爺您想不想知道，與某一起的那些人都怎麼樣了？」

元翼看著他，只見他沒有表情的面皮抽搐著，眼裡都是恨。

「王爺一定想不到，那些人先是被去勢，然後飽受削皮割肉之苦，血肉剝盡而亡。是某……對不住他們，他們是受某的牽連，才會死得淒慘。王爺您說，如此深仇大恨，某難道不急嗎？」老五深吸一口氣，眼有淚意，假面皮上還是一片木然，沒有一點表情，但他的手在抖，縱使過了十幾年，他依然心有餘悸。

「王爺，我們只能一舉成功，但凡是有一星半點的差池，都會命喪黃泉。」

元翼默然，自己何嘗沒有想過操之過急會失敗？但他不能再避，他可以不問世事，獨身過一輩子，但是他的王妃不行，她的身世就像一把懸在頭上的刀，不知哪天會掉下來。「不知五爺可有家室？」

老五瞳孔一縮，料不到他會轉換話題，沉思一會，驀地慘然一笑，「某這十幾年來流落各地，無一親朋好友，從不曾與人說過實話，亦不敢說實話。某既與王爺結為同盟，姑且算得上是朋友，也罷，前塵往事，就說予王爺聽聽。十八年前，某曾與人以天為證，定下終身，那女子應算是某的妻子。」

「五爺指的莫非就是那院子的主人，國師的養女，姣月？那她現在在何處，你們可曾有兒女？」

元翼問出這句話，眼睛直盯著老五。

老五渾身一震，往後退了一步，神情悲切，陷入痛苦之中。要是姣月生下了孩子，想必已有十七歲，正是韶華之齡吧……

「某倒沒什麼想隱瞞王爺的，只是某的女兒也不知在不在人世，或許她從未來過，或許她生活在某不知道的地方，所以王爺不用再懷疑某的動機，國師害了某的妻女，是某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某此生唯一的信念就是殺死國師，替她們還有死去的兄弟們報仇。」

「本王沒有懷疑五爺的話，不過是有感而發，本王比起五爺尚且不如，要真對上國師，只怕難有勝算，既不能自保，談何保護別人？」

談話到此，兩人同時沉默下來，不遠處的柳巷中傳來琴樂聲還有歡聲笑語，別人的歡喜與他們的寂寥截然不同，恍若人間與忘川。

老五垂著眼眸，十幾年前，他的功力還不如現在的七王爺，自從與姣月成事後突然功力大增，要不是國師低估他，他不可能帶著姣月逃離國師府。

他一直都知道姣月是世上絕無僅有的，還有她那個被關著的娘。

姣月的娘瘋瘋癲癲的，成天哭哭笑笑，她被關著的地方極為隱蔽，要不是自己那時候是侍衛統領，根本就不會知道她的存在。

對國師來說，她們母女都極有用處，不知國師養著她們是不是用來練功的？

「王爺，我們從長計議，慢慢籌謀，某相信總有一天會成功的。」

元翼領首，「時辰不早，本王該回去了。」

「王爺慢走。」

老五送走他，站在院子裡，聽了一會青樓中傳來的男女笑鬧聲，滿臉的苦澀。

他整個人突然矮下去，背佝僂著，一步一步地挪進屋子，門好門坐在凳子上，從懷中摸出那個布包，拿出小像，小像中的女子絕色依舊，美目像是在看著他，一如她生前那般含情脈脈。頃刻間，他淚流滿面，把小像緊緊地貼在胸前。「姣月，妳等著我，等我殺死那人，就去與妳團聚。」

元翼並未急著出城，他繞過幾條街，回了一趟王府。

安總管見到主子，忙跟在左右。「王爺深夜回府，可是有要事吩咐老奴？」

「你即刻命人悄悄把王妃的丫頭送走，派人沿途保護。另外，王妃病重不能起身，一律不許任何人探視。」

「老奴記下了，還有一事容老奴稟報，王妃屋裡的那位四喜姑娘已被王妃送回傅家，老奴聽王妃的話裡之意，似乎是那丫頭想攀高枝，一心想當姨娘。王妃心軟，念著主僕之情，讓傅二夫人替她尋一門富戶，送她去做姨娘。」

「此等不忠之人，留著何用？」

安總管忙低下頭，「老奴立馬吩咐人去辦。」

「辦得乾淨些。」

「是。」

元翼說完，轉身就要出府。

「王爺，您這就要走？」

「嗯，府裡的事你盯緊些。」

「老奴省得，王爺您多加小心。」

安總管心字剛說完，就見自己的主子人已離至十丈開外，片刻間消失在黑夜中，他立馬招來心腹，趕去傅府，務必讓四喜活不到明日，自己則去玄機院，知會三喜收拾東西，儘快安排她離開王府。

元翼走的是後門，他一出門，四下環顧，冷著聲道：「出來吧。」

暗處出來一個男子，穿著一身夜行衣，卻是唐昀。

元翼把手中的劍挽個劍花，瞬間劍鞘分離，寒氣逼人的劍就架在唐昀的肩上，「看來唐二公子忘記本王說過的話了，本王說過，你的腿要是再亂走，本王替你打斷它。」

唐昀急忙道：「別……王爺，在下這次沒有走錯，是專程恭候王爺的。王爺且聽在下說完，屆時再處置不遲。」

「唐二公子有何話要說？」

唐昀用眼角餘光小心地瞄著劍，一臉正經，不見平日裡玩世不恭的樣子，「王爺，在下來尋王爺，自是想投靠王爺。」

元翼冷笑，「唐二公子莫不是來消遣本王？本王只是一個無權無勢的掛名王爺，有什麼值得唐二公子投靠的？」

「明人面前不說暗話，此事在下計較了許久。王爺也知道，在下的出身尷尬，為嫡母所不喜，祖母雖疼惜一些，但嫡母與祖母同是韓家出來的，自是一條心。在下的大哥失蹤幾年，生死不知，嫡母幾次攔著父親請立在下為世子，在下知道，只要一日見不著大哥的屍首，嫡母就一日不死心。」

「你憑什麼認為本王能幫你？」

「在下知道以王爺的本事，定能替在下尋回大哥的屍首，故投在王爺麾下，只要能找到大哥的屍身，在下任憑王爺差遣。」他一說完，發現架在肩上的劍已被收回，不由長吁了一口氣，彎腰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大禮。

「唐二公子好深的心思，不過本王似乎沒有什麼事情用得上唐二公子，恐怕要讓唐二公子失望了。再說唐二公子口口聲聲說唐大公子已死，似乎十分篤定，又何必緣木求魚，多此一舉？」元翼抬腳欲走，唐昀攔在他面前，急切地道：「王爺，您一定能用得上在下的。您有所不知，在下的祖母出身韓家。韓家雖是夫族，名望卻不高，祖母為何能嫁進國公府，王爺想知道原因嗎？」

「本王對韓老太君如何嫁進唐國公府的事情並不感興趣。」

「若在下說那是因為韓家曾有恩於國師。這個理由王爺感興趣嗎？」唐昀說完，緊張地盯著他，生怕他離開。

要不是被逼到無路可走，唐昀怎麼會想來投靠元翼。實在是嫡母容不下他，竟然替父親新納了一房妾室，那妾室眼下已經有孕五個月了，嫡母將她護得滴水不露，聽說腹中正是男胎。要真讓那妾室產下男胎，以父親健朗的身體，必能等那庶弟長大，再立世子，到時候哪還有他什麼事？

元翼心裡驚濤駭浪，面上卻半點不顯。「哦？還有這樣的事情，唐二公子深更半夜的，跑到本王面前來講笑話，莫不是嫌日子過得太舒服？本王沒想到這天底下竟還有人敢自稱是國師的恩人？」

「王爺，在下所言千真萬確，這是在下的祖母無意中透露出來，說是北韓嫡系口耳相傳的祕

密。」唐昀也是有次偷聽祖母和嫡母說話時無意中聽到的。

「既然是祕密，唐二公子何不好好守著，竟巴巴兒地跑來告訴本王，就不怕被你祖母知道，不認你這個好孫子？」

「王爺……」

「行了，本王就當沒有聽過這話。本王看你可憐，哪天要是尋到你大哥的屍首，必會送還給你。」

唐昀聞言大喜，連忙跪地磕頭，「那在下就替唐國公府所有人謝過王爺！」他伏在地上，沒有抬頭。

片刻後，他站起身來時，元翼已經離開，他看著王府的圍牆，露出一個奇怪的笑。

Crescent Family